

〔越南〕邓垂簪 著

〔越南〕傅天放 〔中国〕李家忠 译

LAOS

NORTH
VIETNAM

Last Night I Dreamed Of Peace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

——邓垂簪日记



Last Night I Dreamed Of Peace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

——
邓垂簪日记

〔越南〕邓垂簪 著

〔越南〕傅天放 〔中国〕李家忠 译

 华文出版社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8-19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越)邓垂簪著;傅天放,李家忠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75-3082-7

I. ①昨… II. ①邓… ②傅… ③李… III. ①邓垂簪
(1942~1970)—日记 IV. ①K833.3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3479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Andrew X. Pham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07 by Frances FitzGeral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mony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书 名: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
标准书号: 978-7-5075-3082-7
作 者: [越南] 邓垂簪
译 者: [越南] 傅天放 [中国] 李家忠
校 订: [越南] 傅英峰 阮江灵 [中国] 张家祥
责任编辑: 潘婕 杜海鸿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23 发行部 010-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75印张
字 数: 161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武元甲大将¹和邓垂簪的母亲

1 武元甲(1911—),越南著名将领,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法国,赢得“奠边府之虎”的美称,号称“红色拿破仑”。曾任越南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职。

武元甲大将的话

9月4日下午，邓垂簪女烈士的母亲及全家老小，一起来到了我们位于黄妙街30号的私邸。

我、碧霞和孩子们，包括小孙孙一起接待了她们。

我们十分激动，祝老人家和家庭各成员身体健康，为国为民而生活和工作，无愧于邓垂簪树立的光辉榜样。

邓垂簪是越南儿女的典范，置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幸福于自己的生命之上。作为一名业务水平高的医生，她一心一意为伤病员治病，甚至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义无反顾。垂簪配得上是敬爱的胡伯伯的好儿女。

我已经阅读了邓垂簪的日记，并为她崇高的精神而激动不已。垂簪走了，但她的日记，多年后通过离奇的途径又回到了家中，这无异于她已回归故里。但愿您老人家把它视为是一种幸运，时时注意保重自己。

女英雄邓垂簪的日记已经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男女青年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大家愈发有决心以垂簪为榜样，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创造，为国为民而忘我行动和斗争，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同心协力使我们的越南祖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

国不但是一个英雄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富强的，与世界上中等国家，之后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越南，就像胡伯伯所期冀的一样。

这正是对女英雄邓垂簪最切实的怀念。

河内，2005年9月4日

武元甲大将（签名）

傅天放 译

目录

武元甲大将的话.....	1
序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	1
关于日记.....	14
引子 冰心玉壶.....	19
编年表.....	30
第一本日记：1968~1969.....	35
第二本日记：1970.....	215
尾声 日记的另一面.....	271

昨夜我梦见了和平

—— 序 ——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阑尾切除手术，镇痛药只有几瓶努弗卡因，但年轻的伤员不但没有哼一声，还含笑鼓励我。”

邓垂簪的日记开始于1968年4月8日，刚好是越南戊申年“春季崛起进攻”¹两个月之后。她当时只有25岁，是越南中部山区一个野战医院的医生。医院只是一个民用诊所，她主要是给患病或受伤的士兵治疗。有时，北越的部队或游击队的主力武装经过时，会留下大约80个伤员在她那所茅草屋顶的医院里。她经常要越过好几里崎岖的山路或去平原地区为战地前线的伤员治疗。她还在她所工作的广义省德普县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医疗卫生干部。

¹ 又称“春节攻势”。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人民军于1968年1月31日在南越100多个城镇，对南越政府军和美军发动大规模攻势。这是越战的转折点。

一年前，当她刚从河内医科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时，她的上级领导也是经过一番考虑后才把她分配到这座荒凉偏远的小医院来的。她皮肤白皙，纤瘦苗条，是个在城市里相对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姑娘。她的父亲是河内圣保罗医院的外科医生，她的母亲不但是河内医科大学的教师，还是越南药品专家之一。她的父母虽不算富裕，而当时在北越也没有什么富人，但是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河内讲武路的小屋里堆满了书本和鲜花。她的父亲常常在做完手术后拉小提琴来放松休闲，他也教女儿拉小提琴和弹吉他。垂簪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有3个妹妹和1个弟弟。她在河内一所有名的中学——朱文安中学¹读高中，这所学校是法国人于1906年在保护国建立的国立高等中学，校园建立在西湖边上，这所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卓越的越南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政治家。四年里，她穿着白色飘逸的校服，在这所高雅宽敞的法式建筑物中学习，西湖吹来的微风从屋顶路易式拱形窗台轻轻拂过。她学的是理科，但又十分爱好文学，她喜欢越南诗歌和从苏联传过来的法国、俄国小说。据她的同学描述，垂簪长得漂亮，既聪明又温柔，几乎全班的男生多少都对她有爱慕之情。进了医科大学后，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毕业后，她放弃了进入眼科专科深造的机会，选

1 朱文安中学是河内历史最悠久和最著名的中学。法国人始建于1906年。1945年8月革命后，改以14世纪越南著名教育家朱文安命名。

择了去南方战场为祖国服务。

1966年12月23日，垂簪和一帮民事干部在河内上了一辆卡车，车上有新闻记者、摄影师和医生。卡车向南开了250公里后到达了广平省的一个战略区。从那里，她和她的同伴们开始背着沉重的行囊，越过绵延的长山山脉，在美国人称为“胡志明小道”的崎岖山路上跋涉了三个多月，一直到1967年3月底4月初才抵达目的地，那就是从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地区再向南算起的第五个省——广义省。

就像越南中部的其他省份一样，广义省有着非常复杂的地貌特征：崇山峻岭绵延起伏，湍急的河水绕过山脚，穿越平原，注入东海。在广义省，平原有80多公里长，10到15公里宽，溪流交错，土地肥沃，越南人在平原上种植水稻。13世纪，从北方南下的越南人征服了土著占婆王国之后，他们背靠大山，在平原地区建立村庄。在越南中部地区，乡村都是由一些星罗棋布的小村落组合而成的。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远征军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之前，广义省的小村落一个个静静地依偎在灌木和翠竹丛旁，面向春天碧绿的稻田。一些人家的房屋是泥土为墙，茅草为顶。但也有一些人家的房屋却很漂亮，上了油的梁柱熠熠生辉，屋顶是红色的瓦，前面是石砖砌成的用来晒稻谷的庭院，旁边还有猪栏、鸡舍、牛棚。当时，整个省差不多都是农村。每一个县都有一条小街，街的两侧是一些店铺，即使它的省会广义市，也不过是个只有几栋行政办公

楼的小镇。然而，连接南北的主干道的一号公路却穿过这里，将平原一分为二，路面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汽车、马车和骑着单车上学的青少年，男孩子穿着整洁的衬衣，女孩子穿着白色的长衫。

即使看上去是如此浑厚简朴，但广义省却是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几十年来，该省被人们称为是“抗战”、“解放”的代名词。1930年，第一支反抗法殖民者残暴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里爆发。“二战”过后，该省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1945年，广义省的一次暴动为后来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拉开了帷幕。从那时起，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反殖民先驱——越盟就完全控制了 this 省份，而此后，法国人就没有以武力再占领过这个地方。1954年法越战争之后，美国人在西贡¹建立了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把非军事地区化为一条政治分界线，它实际上是把广义省和邻近的几个省从他们扶植起来的政府那里分割了出去。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西贡政府千方百计企图将这几个革命省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但都告失败。在广义省，西贡政府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超出过几个较大的市镇。1965年，当第一支美国正规军到达广义省时，农村地区的年轻一代，都像邓垂簪一样，都投入了战争，并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¹ 胡志明市的旧称，越南5个中央直辖市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港口和经济中心。1976年改为现名。

到达广义省的第一年，垂簪有一段时间在德普平原的乡村工作。她爱平原这块土地，这种爱她在山区工作时从来没有感觉到。“平原啊！绿色的田野上禾苗已经开始吐穗，平原啊！姑娘们鲜艳的衣裳，洁白的斗笠婀娜多姿……”山林对于她，像大多数越南人一样，是片陌生的疆土。位于广义省最南边的德普县，山脚下是一些村庄，但在山上，却只有一些原始部族，他们在文化习俗上与越南人（京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烧除植被后开垦出来的土地上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除了开垦出来的空地外，整个大山就是一片厚厚的茂密的丛林，这些树丛有八九米高，下面蜿蜒着羊肠小道，暗无天日，就像在地道中一样。垂簪的医院隐蔽在树丛下，在一条小溪畔，从空中看下去很难被发现，但在山顶上有一个美军的火力据点，只要一点点炊烟或是部队行军时发出的声响都可能暴露它的所在。

1967年4月初，垂簪被调到这所医院，但在她到来之前医院刚刚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这里夏天炎热，秋天和冬天却十分寒冷，在没有照看病人的时候，垂簪也要去帮忙砍柴禾，挖掩体或扛米袋。有时候，部队还会送来一大批重伤员，使她不得不工作到深夜，给病人诊断，在昏黄的油灯或手电筒的光亮下实施手术。一般来说，战士们将留下稍作休整，然后继续行进，只留下牺牲者和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时候，垂簪才有时间去回忆和思考。

垂簪离开河内奔赴南方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不幸的

是，她的第一本日记没能保存下来，因此这本书是从她到达广义省一年之后开始的，这正是她情绪非常忧郁的那段时期。

垂簪奔赴南方战场，除了一腔报国热忱外，也是因为一个被她称作 M 的神秘的男人，这就是她从 18 岁起就开始爱上的男人。M 真实的名字叫姜世兴，他常使用的笔名为杜木。杜木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和垂簪的父母是很亲密的朋友。M 长得英俊并且十分聪明，他还会写诗、谱曲。他们的爱情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完美无缺。垂簪上中学和大学的那段日子，他接送频繁，风雨无阻。他比她大 8 岁，1962 年，也许是为了加强中部游击队的力量，他跟随着一支文工团去了南方，但他仍然经常写信给她。5 年后，垂簪大学毕业，她“响应祖国的号召和爱情的召唤”到了广义省，希望能时常看到他。那时候，M 已经是北越军队的一名大尉，一名威名远扬的英雄特工营的政治指导员。由于第一本日记的遗失，我们无法得知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到了 1967 年 4 月，她开始明白，他已经不再像她爱他那样真诚热切地爱她了。是不是因为他已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了这场斗争，而想到某天会战死沙场才故意这样冷落她？还是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抑或两种可能都有？她有她的自尊心，对于她，他是一切美好希望和忠贞爱情的象征，她无法忍受放弃这一切，特别是当她处于重重困难和危险绝望

的时候，她更不愿意放弃这一切。“哦，为什么生来我会是一个充满情感和梦幻的，对生活有这么多渴求的姑娘呢？”她痛苦地自问。

垂簪是一个有着非凡能力的姑娘，在友情和爱情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到过医院的年轻战士，都爱上了这个善良温柔而又有魅力的女医生，她也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像和她的女同事们一样。但她也常常担心她和这些战士们之间的关系会被误认为是一种浪漫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对于处在她这样一个位置上的人来说是不太适宜的。不过可以肯定，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性爱关系，而且也没有一个年轻的男子能取代 M 在她心灵中所占据的位置。然而，在战争中，感情之间的交流有时也会变得无比深刻复杂，她接受了几个年轻的战士为“义弟”，另外还有一两个人，当她在 M 那里再也找不到感情寄托时，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以另一种形式在逐渐加深。当他们牺牲时，而实际上他们之间有许多人已经倒下，她也像失去了家里的亲人一样痛苦万分。

在两本日记的前一部分，另外一个突出的题材就是垂簪对她所在的共产党支部的失望。对于她和大多数革命者来说，党是无比神圣庄严的。胡志明领导的政党与斯大林的政党有所不同，党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号召党员为革命理想而献身。取得党员资格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党象征着领导权，地方的党支部掌握着县的领

导权。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讲，垂簪在几个月前就应该被接纳入党，但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她怀疑是党内的某些干部因为嫉妒而阻挠她入党。他们称她为“小资产阶级”，而她也承认自己的确是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她无法接受由此而导致的她与其他劳动人民有差异的观点。她没有点明的是，即使不是全部的话，也是绝大多数的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在教育修养和文化程度上远远无法和她相比。他们说她有太多的男朋友，好滥交，但后来她终于被接纳入党，这就是对她高尚人格和适应能力的最好证明。

在日记中，她经常自己激励自己。“哦，垂啊！要越过心中的痛苦，要快乐起来……生活中不但只有情感，还要有理智。明白了吗，你这个倔犟的姑娘？都快25岁了，不小了……”无论这些激励的话语是否起了作用，但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这两年里，她明显地成长起来了。她开始以更加清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并心安理得地自我赞赏。“我是谁？”她自问道：“我是一个激情洋溢，但在艰苦复杂环境中从不动摇的，充满理智的姑娘。”这个认定非常正确，特别是当我们翻到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看到美军是如何紧紧地把德普县游击队的基地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

1965年的晚春，即第一批美国军队抵达越南两个月以后，美军海军陆战队一部被派遣到广义省，开始对这个地

区的游击队和北越共军发起进攻。这批军队在这里一直待到 1967 年 4 月，然后由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用俄勒冈州由三个旅组成的特遣部队替代。在广义省，美军要跟一支无形而强大的敌人作战：除了在越南中部活动的北越正规军以外，还有省游击队的三个营和几乎遍布每一个乡村的地方游击队。道路上布满了地雷和插满竹藜的陷阱。美军巡逻队经常遭到伏击。美军据点也经常受到越共特工部队的突击，根本无法从夹混在支持革命的民众中找出游击队分子，美军只好通过强大的火力网来控制村庄。作为一项针对性的政策，美军对凡是他们怀疑给敌人供应粮食和民工的村落都进行炮轰和投掷炸弹。散落在一个村子里的传单上这样写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毫不手软地摧毁任何一个隐藏越共的村庄。”到 1967 年 8 月，美军陆战队和其他单位一共摧毁了沿海平原 70% 的村落，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全省 65 万人口中的 40% 被赶进了城镇或一号公路沿途的难民营。直到这时候，美国将领们才发现“一代难民”不仅只是难于避免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把游击队从庇护他们的民众中分离出来。在秋季的新闻发布会上，指挥平定越南计划的美国官员罗伯特·科默解释说：“如果我们能削弱越共的群众基础，将会孤立并加速越共的灭亡。”

在美国陆军第四师第三独立旅所驻扎的德普县，当年 8 月，当地 10 万人口中，总共有大约一半以上的人口被驱赶

到其他城镇或难民营里。只有一号公路沿线的一些村落保存了下来。但几乎每一个县都成了美军自由炮击和轰炸的区域，老百姓都住在地洞或防空掩体里，这些地洞同时也成为游击队的隐蔽所。许多村落都被烧毁或夷为平地，以防止游击队用来掩蔽。原野里遍布弹坑，附近的树林也因为化学落叶剂而枯萎（在三个半月里，第三旅一共向德普县和邻近的地区发射了6.4万发炮弹）。从4月到8月，越共部队损失1857名，被俘566名（按该旅的统计数据）。但在上述几个月的交火中，美军也遭到重创，800多人的一个单位，共有120人死亡，490人受伤。

到了9月，俄勒冈州特遣部队与其他几个单位合一，组建为亚美利坚师团。从那时候到1971年11月，此单位一直在广义省和广信省一带执行军事行动。最后，亚美利坚师团成了美军臭名远扬的最差劲的一支部队。这个师属下的三个旅从未有效地相互配合过，其他的几个单位也经常被调来调去。驻扎在德普县的第十一陆军轻步兵旅是一支最杂乱无章的部队。它在上阵之前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只有一小部分老兵和几位士官，其他都是新兵。一开始，军中的士气本来就不高，随着伤亡人数的猛增更是每况愈下。它在德普军事基地的形势由于内部种族冲突和服役军人与职业军人之间的矛盾而愈加恶化。科林·鲍威尔在1968年曾在第十一旅下属的一个单位担任过少校指挥官。他后来写道，他在基地的每个夜晚都要把睡床搬来搬去更